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文粹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孔廣平

歐陽文粹卷十五

宋 陳亮 編

記

峴山亭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吴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吴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
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
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
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
為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
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
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

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

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先春亭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

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將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

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

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是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偃虹隄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

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

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葢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壊葢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

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髙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茍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又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許氏南園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某堂於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脩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

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於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

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於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

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李秀才東園亭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誌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

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内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庳貧薄陋自古然也

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徃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

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

藥師院佛殿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徙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

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闗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

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磬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

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璠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髪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

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

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鬬饟軍死
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
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専農休
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載我始生幼又依浮
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
不嗇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
予愛其語樸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
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

嘗語予者志歳月云爾

王彦章畫像

太師王公諱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

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

詹所録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

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余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余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

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餘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係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

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
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歐陽文粹卷十五

歐陽文粹卷十六

宋　陳亮　編

雜著

書梅聖俞詩藁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體歡愉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

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
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
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
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
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
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
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
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

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

意而為賡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

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稾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稾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

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摠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㫖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

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閲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為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茍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葢三十

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
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
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皇皇於一時而師法於
千萬世韓氏之文没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
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
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
也當其沈没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
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

于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謬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

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
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
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
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
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
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
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
憂者又皆疎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

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崇文總目叙釋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彖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

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文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王弼為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

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天地之緼則具存焉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迄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令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

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隷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絶而孔傳獨行先是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頣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隷古更以今文行於世

昔孔子删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篇著於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

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絶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説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絶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

可不察焉

禮樂之制盛於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為九服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

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已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於書者可以覽焉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失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為

五經流別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飾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呂鐘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已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法其書不備隋唐所録今著其存者云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已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救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

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

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荅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無之出於孔子壁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

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倉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為體各異秦漢已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為法未始不詳而明後世猶或訛失故小學不可

闕焉

昔孔子删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盖爲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爲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畧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黄帝迄於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已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文質不同要其治亂

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亂而史官廢失冊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為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月取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為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時紀正人事自晉荀悦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右皇朝王溥等修

實録起於唐世自高祖至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録而賈緯作補録十或得其一二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録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不可泯矣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為法不同至於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各記其說以伸所懐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

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書則諸
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修春秋書荊以狄之
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三
代之斃也亂極於七雄並王漢之斃也亂極於三國魏
晉之斃也亂極於永嘉以來隋唐之斃也亂極於五代
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乎大宋
受命王師四征其繫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於有

德歷考以前僭竊邦國雖因時茍偷自彊一方然卒於禍敗故録於篇以為賊亂之戒云

右不著撰人名氏載兩省而下諸司吏人次補

選格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周之六官備矣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與化由此而言存乎舉職事代天工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為制著於有司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

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之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右詒襃答藏之秘府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為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録者皆附於史官云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一本乎至仁然而執挺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於篇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為九畿而宅其中内建五等之封外撫四方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兼并爭吞削奪秦漢已

來邦國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變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牒可以覽焉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薄厚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系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為姓又無賜族之禮至於近世遷徙不常

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説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深刻不可不察也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源流等威使上下之人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政之大本不可不正也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孟子以墨子之術儉而

難遵兼愛而不知親踈故辭而闢之然其强本畲用之說有足取焉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遇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廣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道不可廢焉

農家者流衣食之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

穀勤勸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論耕桑之勤漢興劭農勉人為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説庶取法焉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説之不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謡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

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狃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捃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為四種由是兵家之文既脩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説存諸篇章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簡牘至於風

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迹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况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宏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故自孟子揚雄荀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本之歷世諸子傳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訂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云

集古録跋尾十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

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自爾府君從為御史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

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説如此可以為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没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竒辭怪説紛然争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往往棄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説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寛碑隂題名寛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隂其别列於後者在寛子松之碑隂也寛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歳久皆仆於野為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葢自黄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歴堯舜三代數千歳閒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絶歟此古人

所以為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獘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

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竒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㢢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

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録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

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
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
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
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
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
人也浮圖氏之説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
如其言則庖犠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

之言示之事葢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决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

也碑銘文辭不足録録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盖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兾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

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説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絶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

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絶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

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説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説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盖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亦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

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

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藉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

於其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文粹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文粹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孔廣平

歐陽文粹卷十七

宋 陳亮 編

碑銘

王文正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勖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宫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公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贈魯國夫人祖妣田氏贈秦國夫人妣任氏贈徐國夫人邊氏贈秦國夫人公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

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名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

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㫖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

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為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

必曰王某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

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

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

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名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欲付獄公因自取嘗所名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

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叅决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宫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嘗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

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邉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賛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吕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

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殁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蒸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

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搢紳故老之
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其可紀者輒聲為銘詩昭示後
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
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
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在
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
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

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惟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晏元獻公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

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宫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宫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

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襃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越

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
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
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
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
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
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泰山
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
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

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宫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
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令天子始封昇王公
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令天子為皇
太子以户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
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宫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宫真宗每所
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
必以其藳進示不洩其後悉閲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

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

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

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陜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宫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

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

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脩土訓及真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巻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

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起之女封滎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賛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

得二人者如此嗚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

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惟多名臣以臻盛

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

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

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

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

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歐陽文粹卷十七

歐陽文粹卷十八

宋　陳亮　編

碑銘

范文正公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

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乃贈公曾祖蘇州粮料院判官諱某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

富貴貧賤毀譽懽慼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以具公上疏

為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為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

制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名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

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為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

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
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
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
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
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
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
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
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為軍唯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

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
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
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
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
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
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
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政

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名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别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

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

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四裔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

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隨𢘆完皃憐獸擾卒俾徠臣夏人在庭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於治公拜稽首兹爲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余襄公

始興襄公既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於亳以來

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於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於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褒䘏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䘏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

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畧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

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於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刋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名還惟

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
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歴之間天下怠於久
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
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
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
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
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
也慶歴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

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
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
決公獨以為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
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
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
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敵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
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
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

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
公往報坐習敵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
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
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
光祿少卿於家又以為武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
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
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
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

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
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
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
賊詔不許公以為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
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令不納
必怨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
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
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

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為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

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名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邉罪當死願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刋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

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於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歷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千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咸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名其還殞於

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於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歐陽文粹卷十八

歐陽文粹卷十九

宋　陳亮　編

墓銘

杜正獻公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

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盖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絶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曽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克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静

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陜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

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歴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遂嘗以吏

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邪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廹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

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

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賕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

用令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懟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内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

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黄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兄弟之貧者俸禄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令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賔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

遠而為善惟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
鴻臚卿諱某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某追
封韓國公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娶相里氏封晉
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
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
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
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其子訢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退老於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員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眂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於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禄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於遠萬世之詒

蔡君謨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權倖

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昧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税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令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别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名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内銓御史吕景初吴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

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而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産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

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請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於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名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

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曁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帝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

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六歲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鬚鬢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

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

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
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
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
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
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
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
子男三人曰句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
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産産非物寳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闕閒歸
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
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
過者必肅

歐陽文粹卷十九

歐陽文粹卷二十

宋 陳亮 編

墓銘

尹師魯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盖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强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名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

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税又徙唐州遭父
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陜西用兵
大將葛懐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懐敏辟而尤
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
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
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落與邊
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恵愛潞州人至今
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

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

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事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

瑩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議論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使在陜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

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

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麗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

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顔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聨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盖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蘇明允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

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瀗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户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户讀書

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迺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禀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脩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

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為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徳之盖晩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

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其年某月某日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當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墓表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

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

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

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禄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錫爵受封顯榮襃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

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周堯卿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瘠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

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沒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為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

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
俞道州永明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
歴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髙安寧化二縣通
判饒州未行以慶歴五年六月朔日卒於朝集之舍享
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於道州永明縣之紫
微岡曽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
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
貧不事生産喜聚書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

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昂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諮曰諷曰諲曰説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歐陽文粹卷二十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伯為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巳無為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

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為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禄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大鈌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

令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
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
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
鋭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説飾以三代
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兵民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
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
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
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

所謂經義者剥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為急

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盖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避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寛平反復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

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勠力而富公獨忿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乾道癸巳九月朔

陳亮書